

书

友

邓伟志

人比雀儿累



文

丛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友

邓伟志

人比雀儿累

书

丛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文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倪墨炎

装帧设计 陶雪华

人比雀儿累

邓伟志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432-0295-6/I·60

定价:15.00 元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开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

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目 录

总序·····	(1)
---------	-------

读书

人比雀儿累·····	(3)
我与图书馆有三缘·····	(9)
巨型图书馆的作用·····	(11)
图书节引出的话题·····	(14)
我们呼吁·····	(16)
“天有多高”·····	(18)
先“读”为快·····	(20)
我收藏的两部“毛选”·····	(22)
《陶行知诗歌集·序》手迹归国记 ·····	(25)
黎烈文为什么去台湾·····	(28)
纪念陆晶清·····	(31)
用档案写历史·····	(35)
丰富知识与解放思想·····	(37)
夏勉·····	(39)
谈读书·····	(40)

写书

在争议中奋进·····	(45)
我为什么写作·····	(56)
从黄土低坡走来·····	(57)

跑中写·····	(59)
甜酸苦辣咸痒涩麻·····	(62)
我的两种“扩张病”·····	(64)
我那没有读者的代表作·····	(67)
荡起快乐的双桨·····	(69)
我与妇女学·····	(71)
学点家庭发展史·····	(74)
发展辞书的立体化系列·····	(77)
不妨走“野路子”·····	(80)
“南风”终有一天会“北伐”·····	(82)

评书

院士的风采·····	(87)
喜读中国第一本《世界之“最”》·····	(90)
黑猩猩王国的奥秘被揭开了·····	(92)
《科学馆》里有科学·····	(94)
第一流的图文·····	(96)
用辩证法指导科普创作和宣传·····	(98)
要唯物地研究人体科学·····	(100)
科幻小说应当宣传科学·····	(103)
河北有个胡开明·····	(105)
毛泽东当面夸奖周瘦鹃·····	(108)
“谜样的人物”——曹聚仁·····	(110)
曹聚仁、沈从文及其他 ·····	(117)
一本给女性带来美的书·····	(121)
妇女学已跻身于学术之林·····	(122)
从整体上研究女性·····	(124)
家庭的“八字宪法”·····	(126)

家政学是开放的学科·····	(128)
家庭示波器·····	(130)
贺《家事》·····	(132)
《严景耀论文集》读后·····	(134)
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136)
行为科学·····	(141)
赞“上海大学社会学学派”·····	(144)
我从未忘读的报纸·····	(147)
愿《文摘》杂志长寿·····	(148)
争当“小百科”·····	(149)
真善美的颂歌·····	(151)
降低迷雾系数·····	(153)
编辑学的网络问题·····	(156)
刊物的经济政策也忌一刀切·····	(158)
我与文汇报同年生·····	(160)
赞老年报·····	(162)
只有起点而无终点·····	(164)
生有涯而知无涯·····	(166)
丽娃河效应·····	(168)
赞“年鉴热”·····	(170)
建议出版《招呼集》·····	(173)

学而思

开发精神能源·····	(177)
人文科学振兴的必然性·····	(179)
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82)
谈“接轨”·····	(186)
科学的生命在于真·····	(188)

科学的巨人,文笔的矮子	(191)
居里夫人的手	(193)
在宇宙大爆炸面前	(197)
野蛾扑窗之类	(199)
为观念的短命而欢呼	(201)
周期律的“泪”	(204)
具体性之歌	(206)

关于学术生态环境

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	(215)
从改善学术生态环境入手	(219)
对社会科学作品的评估原则	(221)
淡化批判的空气	(224)
强化宽松的气氛	(228)
知识的整化问题	(232)
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能否再高一点	(237)
淡化“当官心理”	(241)
关于“对话”的要领	(247)
首要的是个“百”字	(250)
把百家争鸣提到新高度	(252)
争鸣“四忌”	(253)
在“繁荣”上多花力气	(256)
理论上要有突破	(257)
文化建设需要文化理论	(258)
理论热的热度会更高	(260)

后记	(261)
----------	-------

读 书

人比雀儿累*

1990年6月6日,芒种。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栖宿在窗外几棵广玉兰树上的几百只麻雀突然间叫了起来。闹市的相对寂静顿时被打破了。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伴随我多年的挂钟。5点半!生物钟同挂钟所指示的完全一样。过去只知道雄鸡报晓,自从搬进前后都有广玉兰大树的老式新村居住以后,始知有麻雀报晓。可我天天都比雀儿早。今天雀儿枝上啼时,我已告别夜梦,伏案写有关礼仪改革的文章了。真难写啊,既怕写轻了,不痛不痒,不解决问题;又怕写重了,有人对号入座,说是骂他的,给你来个没完没了。

正在推敲时,雀儿一叫,我立即关上台灯,走出热月书洞(这是我给书房的命名。山洞是人类的摇篮,因此我把书斋称书洞。最近赵朴初先生给我题为“天纵书洞”。只因尚未裱好挂出,姑且仍称热月书洞)。

莫道君行早。院子里已有人在锻炼身体了。我同他们点了点头,然后去干每天要干的两件事:把妻子的自行车推到院子里,从牛奶箱子里取出牛奶。车子推出去了,文字也推敲出来了。我那以劳动代运动的“早操”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书洞。

* 1990年第5期《小说界》。此文系《上海人的一日》征文的应征。发表后,获鼓励奖。

6点半时,妻子为我打开了马虎厅(我们的起居室。因为妻子属马,我属虎,所以取名马虎厅)里的收音机。这时,千字文正好写完。如果说,5点半后的时间复“用”指数不到三的话,从6点半起,时间的复用指数便是十足的三了。听新闻广播,此其一;烧牛奶,此其二;刷牙、洗脸、刮胡子,此其三。三者同时进行。

二十多年来,我们夫妇俩有个习惯:先刷牙的要为后刷牙的挤好牙膏。这样做,不完全是个感情问题,主要是个时间的集约化问题。牙膏管只开关一次,差不多可以节省一分钟的光阴。一分光阴一寸金嘛!今天我为妻子挤好了牙膏。

牛奶烧好以后,新闻广播还没有结束。妻子打扫房间,我坐在马虎厅里,边修改,边誊清。

7点半,稿子抄好,邮票贴好,放入妻子包里。请妻子上班时丢入邮筒。这样可以赶上邮局第一次开邮筒。(顺便说一句:上海的邮筒,多年来都是每日开4次。近年在大谈信息时代时,改为3次。我作为政协委员,以提案的方式建议恢复4次,答复是人手不够。)

嘀铃铃……电话铃声响了。是邻省电台一位节目主持人打来的。这是她第四次打电话来了,说:“办系列答问的事,领导已定下来了。6月底来上海录音……”

刚放下电话,端起饭碗,电话又响了:“喂!邓副主席(编者按:作者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听说有几位领导对你很恼火,说你在那次会上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我听了一笑:“这事我已听到多次了。这几位领导恼火不恼火我不知道,反正没人正式对我批评过,事实上,我也没有那样说过,纯属误传。”“那你去说明一下。”我郑重地说:“不必了。我知道那几位领导同志也是左右为难。我得体谅他们。即使骂过我,也没什么不好……”

刚端起饭碗,电话又响了:“听说要你参政,当大官,你知道吗?”“我不会当官的。”“我的消息来源非常可靠。你千万别迂腐了,不要再大谈‘淡化‘当官心理’”了。上去以后不要忘记我们啊……”

刚吞了几口冷稀饭,电话又响了:“拜读了邓兄的三不养身之道,十分钦佩。你说你‘不吃补药’,一语双关,意味深长。”“不,我当时写这话时,没更多的意思,就是指狭义的补药。”“啊哟,我周围的人都说你话中有话……”

刚撂下饭碗,电话又响了。在我奔向电话机的时候,妻子向我告辞:“如果下雨,别忘了收阳台上的衣服。”我一边向妻子招手,一边对着话筒讲话。是一位老记者打来的。他说:“小弟我最近听到对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一种说法是,你最近表态性的话讲得太多,他们叫我劝你少当花瓶摆设。再一种说法是,有人说你讲话常带刺,叫我劝你少讲带刺的话……”

妻子走后,又有人打来两次电话。我也打出去两次电话。

8点半了。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从7点半开始的一个小时,不是属于我的。朋友们知道在这个时间里把电话打到家里,准能找到我。8点半以后一般不在家。果然,8点半一过,电话变成哑巴了。

没想到,我今天上午没有会,不出去。

我开始写回信。写信每天要占用我很多时间。八十年代初,在电话难打的日子里,我认为写信比打电话快。我过去写信,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速度快,第二是错漏字多。我写好信以后,有的不看第二遍,就发出了。我相信,知音人能看懂,有笔误他们能谅解。现在心情有点变。提起笔来,前思后虑,左顾右盼,斟酌再三。对不熟悉的读者来信,顾虑更大。

不过,今天有一封信,写起来比较流畅。那就是给一位半瘫

的大学老同学写回信。我们大概快 20 年没见面了。她说,她是在看了我的《“三不”养身之道》后,含泪给我写的信。她说,她是用她尚能动弹的被称为万能的那只手给我写信。她在信中,回忆了她从学生时代起就背起家庭出身包袱的情况,讲起了她在病中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我在回信中,赞扬她是“中国的保尔”,“女界的柯察金”,“是我学习的楷模”。

10 点了。一口气写完了 6 封信。还有许多该回的信没有回。我很内疚。但也没办法再写了。写信时间快赶上看书、写书的时间了。我把 6 封信封好,贴上邮票,锁上房门,跑到马路上寄出去。来回不超过 10 分钟。这就算是我的“工间操”了。

刚到楼下,就听楼上电话响了,急忙奔上去。是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打来的。他说他孩子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合资企业面试过了。他问我在这个公司里有没有熟人,打个招呼……我一听“打招呼”三个字,就想起有人把我反对打招呼的说法,传成“邓伟志拒绝领导在政治上打招呼”。朋友啊!你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就不会触我霉头了。不过,话传五遍,必然走样,这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实验。懂得这个实验,就心安理得了。

放下电话机以后,我继续读《马克思〈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我是把马克思的《摘要》同《古代社会》,同刚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对照读的。一百多年了,越读越能看出马克思和摩尔根的观点在新发现面前,依然在熠熠生辉。

快到 12 点了。该吃饭了。

记得妻子上班前关照我中午下面条。我一看还有两只大馒头。为了再压缩消费时间,增加生产时间,我从冰箱里找点剩菜,加点酱油、麻油,倒上开水,泡进馒头。大约三四分钟,洒家就结果了这顿午餐。

打了几分钟瞌眈。12 点 58 分,主动下楼等候 1 点钟来接

我去龙华殡仪馆的轿车。(我平均每月去两次龙华,有次一个下午在同一个大厅参加两次向遗体告别的仪式。)讣告讲2时开追悼会。我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动身呢?因为下午民进市委还有个学习会。我想提前在1时半到龙华,向逝者的亲属表示慰问,然后在2点多一点离开龙华,赶往民进。哪知大厅门口的车子太挤,开不出去。挡在我车前的车子的司机不知去向。我只好等到快3点时才离开。

在由龙华去民进的途中,我惴惴不安。民进的学习是由我分管的。分管学习的不来学习,是讲不过去的。头绪太多,战线太长,是个大问题。因此,我早就打报告提出辞去民进市委副主委的职务。可是因种种原因,领导上要我等一段时间再说。此时此刻,在我深感力不从心时,辞职的念头又浮现出来。

到了民进,学习已近尾声。民进的会议有个习惯,最好4点结束。因为老人多,4点半以后马路上车子就太挤了,老人吃不消。在听完最后一位同志的发言时,已近4点了。主持会议的人一定要我讲话。我实在是勉为其难。可是不讲又有个态度问题。我只好接着最后一位发言者的话茬讲了几句。他说要鼓气。我说,为了鼓气,就得消气。消了气,气才能鼓得进。干起工作来才能一鼓作气。讲后,又不知这话对不对。管不了那么多了……

5时许,回到家里,打开信箱,又有8封信。上午已收到十几封了。不过,我的信件大部分是铅印和油印的。用我女儿小时候的话来说,都是不贴邮票的信。这类信看起来便当。我爱看手写的信。看手写的信,有味道。

在今天的信件中,有一本书很奇怪。这本书的序是作者再三要我写的。作者当时很满意。没想到,经过一年之后,我收到赠书时,序成了嵌进的插页。这是为什么?我干过10年的大百

科的出版,能猜透几分。不过,依我的处世哲学,我还是尽量从好处揣测同行。

晚饭前后,翻阅了好几种报纸。

8点,夜幕降临。几百只麻雀在外辛苦了一天之后,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广玉兰树上,又是一阵“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大合唱。可能是因为现在正处在昼长夜短的季节,麻雀离树14个小时,这在一年中是罕见的。不一会,合唱结束,鸦雀无声。我对着隐约可见的广玉兰花,默默地祝福雀儿们睡个好觉。

麻雀睡了,人不能睡。我还得继续笔耕三四个小时。不动笔,手发痒啊!

人比雀儿累。今天这么忙,决不是因为今天是芒种。

听,有人敲门。看,客人来了。接待客人也是必要的社会活动。从10年的坐标系看,门庭若市时,文章低产;门可罗雀时,文章高产。今年,客人略有减少,为什么文章反而不见增多?我将在悟出其中道理以后,再写。